

巽峰集卷之八

序

江東壽意詩序

江東壽意詩者昔大師文正李公嘗以內法酒餽我師大宗伯二泉先生先生將持歸為太夫人壽公因貽以七言詩二首繼是諸縉紳泊門下士凡壽太夫人者率和其韻又若干首公詩中以江東懷橘事為比故題其卷曰江東壽意云方餽酒時先生為御史中丞久懷歸養而未能遂其心蓋陸續之心也惟公



師友相知深用能以詩道之及為少司徒之明年正
德壬申以太夫人年高拜疏乞歸終養 上不之許
三上特詔許侍養焉後九年詔起先生南部大宗伯
以便太夫人養先生又累疏辭不就道會今 天子
登極圖治之初寤寐老成有詔趣先生涖任又具疏
辭情益懇切 上知不可強 賜溫詔從其請且命
有司歲時存問太夫人所以慰眷養注者甚厚於是
先生純孝之行上乎宸衷下達海宇聞者莫不感動
昔人謂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者先生有焉夫懷橘
事微而出于至誠尚有聞於後世況先生之事哉此
固和詩者之意也或謂大賢出處視吾道亨蹇乘者
辟陰用事先生雖侍養去實有合乎大易觀象順止
之義乃今 聖作物覩萬化維新泰之諸陽拔茅並
進而先生清德正學尤當宁之所簡在天下士民望
以輔治濟時者已非一日南都於養且便而先生之
志堅不可渝此豈有意於天下者之所宜哉某曰家
國忠孝一道也觀其會通則於其急者先之而道固
未嘗悖也且君子之有益於斯世者豈惟進哉蓋雖

退處一方而人之薰德以化聞之以興者自不能已
孟子告彭更食功之意與荅公孫且不紊餐之說即
其義也先生道德文章為天下所依歸者不以進退
有間且侍養以告為親而不忘君大臣出處之宜臣
子兩全之術蓋無得之而可為世法前代固有沾一
命乞終養者有布衣為親不願仕者史冊相傳以為
美談若公卿賜告歸養則在 聖明今日而始見之
其有關於政理甚大即是而觀先生功澤之被人者
豈必在朝而後著哉况上下倚望方勤先生憂國憫
時之念當亦不能一日而忘也彼尋常淺見惡能以
盡竄之既以是晚或者茲幸使事過錫得拜壽太夫
人于堂下而文正公詩又諷誦已久因請書其意思于
卷端以為先生獻然非獨門墻歸向之情天下士所
欲祝頌于先生者將亦於是乎在

送參軍膺以義赴任岳州序

夫承平久而法制一學校科目謂可以盡天下之才
矣然學校之所訓者規程科目之所拔者文辭磊落
軼蕩之士或不屑屑于是天下方以無事為安士負

志能無以自見安知不有放情於江湖混迹於庸衆
寧與世違而不能俛仰以求合者乎乃欲望其盡收
於法制中其亦狹矣夫士有奇氣踈節者往往不同
於俗而獨見知於賢者何則其軼落不善自為謀也
世皆朝諛以為迂誕然其中所存固有嶒然不可滓
者非賢者孰能知之若吾邑蕭君以義得無類此者
歟以義儒家子少承父命以明法進不能善伺上官
意輒斥去既乃從事南曹聞逆瑾專擅時事大非發
狂疾不事事士家居不務經營舊產日落豁然莫以
為意父之其親友厚者勸卒事南曹仕有期矣以義
曰非我志也去而家居又數載落魄愈甚鄉人莫不
迂之而自信獨堅予謂以義子才實堪世用顧區區
甘枯稿於一隅違人果若是耶以義矍然曰吾出矣
出矣遂來京師今年夏得岳州衛經歷以行以義胸
次闊曠不為貧賤休戚所窘束溺於老氏之學常有
乘風御氣汗漫八極之想然以禮自閑每對客豪飲
終日無一長語生平未嘗學為文字而亦能操觚染
翰長篇短什悉中法程一時名卿大夫間有知以義

者而予知之為尤詳豈非學校科目尚有奇偉之士
耶岳陽之景勝在洞庭登高望遠有若杜甫之所詠
范希文之所記者其亦壯哉以義素欲遊方之外於
斯地為稱然予尤望其夙夜恪勤盡心厥職庶幾合
乎吾儒之道而其才因得脫穎于時彼名卿大夫所
為知以義者亦於是乎有驗矣於其別遂酌酒而與
之言

送太史鄒君謙之謫判廣德序

今年春 上入二三么麼言欲並考私親再上尊號
大臣言官屢爭莫能得吾友太史鄒君謙之約予泊
同館諸君上疏極言不可 上寬仁不即加罪比禮
定詔下奸人猶欲改易宗法以盡售其說君復抗疏
力爭致忤 天顏下詔獄尋謫廣德州判以去嗚呼
君奮不顧身以任綱常之責何其偉歟夫國家選拔
人才聚之館閣青望之遠故凡刑賞黜陟有司言官
皆得議其可否而吾輩一無與焉獨其是非得失之
大者有關乎人紀存亡世道之升降則凡為臣子者
義皆不容坐視而况於文學侍從之臣乎哉君蓋有

見於此此其自任者重而其志亦甚偉矣僕嘗謂異說之起吾黨有不能辭其責者方議禮之初苟皆以爲已任講明聖道參以大儒之言求其所謂理當無二者使無貴賤賢愚曉然知之議論一而人心正彼亦遽能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如是之烈哉惟其見之不早防之大踈使彼衆孽其間又皆漠然視爲不切無有痛抵而力排之者甚或陰助之以爲有見彼將謂天下之人可誣於是高視放言肆無顧忌而其謀不可遏矣及其說之既入舉天下公議而莫能勝之忠鯁之臣相繼去國力莫之回豈非天下之事治其微則易揅其著則難向使吾黨皆能以君之心爲心憂深思遠先事圖之則亦奚至於此昔者淳厚之世道德同而風俗一邪說無所惑於人心自二程夫子上接孔門之傳其言往往若合符節今或有立論以求異者其所入既異則其始終本末亦無一之弗異致使後生小子離經畔道茫乎無所據依而異說者乃得乘隙而起蓋學術不明士風浮薄其害不至於是已已馬也昔人有見彼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

百年此其戒乎何則其風聲氣習有以感君之矣僕方以此為世道慮蓋將求正於君以振朋友之道而君遽舍我以去不能無介然於懷者然君識趣甚正行義甚果廣德地偏而事簡靜中所造當益超過其亦有以拯時俗之弊而辟正路之榛蕪矣乎此僕日夕企望焉者故書之以為君贈

送陳子虛解元序

子虛有母之喪將南歸予往弔焉其哀若不能為生者予以言稍寬譬之乃對曰母之教昌積者至矣兩上春官不售母無以為慰一也留學京師冀有所就以見母已乖遠遊之戒二也病不視湯藥沒不知日月終天之恨不可復追三也昌積之罪於是無所逃矣先生知我敢以情告其將何以處之時士林善子虛者莫不悲之而慰以文辭粟為一卷予乃做其首曰夫子虛之志則誠感矣然不聞古有所謂養志者乎夫子虛始以博學清才取解江右名遂聞於天下父母期望之意甚隆比者文入禮闈有司甚異之惜其繁泰過奇不得上第寧置之使有待乎知其名

士不勝悔恨其數然乎然子虛不咎有司益自
淬瀉以都下道德文章所萃師友論議以求其肯綮
超然有登高山望遠海之志於是其父母又甚喜之
予聞母之教子虛也常誦孟母之事為訓孟母慈其
子棄學諭之斷機母豈以遊學遠達為戚哉嗟乎是
可以寬子虛矣子虛嘗問為文於予予謂義理至六
經語孟而極故文章必以六經語孟為宗六經語孟
之外義理有宋諸大儒得孟氏之傳也文章若春秋
三傳西漢諸名家以逮韓氏宗游夏之家法也是皆
以其醇故夫金膏水碧問資玩好實不切於世用熊
蹯雞跖可一適口終無補於養生則諸子百家之謂
也故文反正為之君子於文亦求其本而已矣子虛
不以予言為鄙而然之以其邁往不自滿之意由源
達委所造將不可極其貽親令名於不朽者亦將於
是焉在子虛其亦自愛以俟時乎

譚氏族譜序

茶陵與五岳接壤故多舊家有數十世而派系尚可
徵者故鄉論往往重譜譜之闕焉不稱右族所謂

家若昆塘譚氏其一也舊譜修于國初弘治間行人
雅祥修之未就而卒正德乙亥故泰和丞光祖同叔
父玉燦修之乃率其從弟行人之子光述詣子言曰
昔行人叔父嘗請大學士西涯李公文文序茲譜矣
顧其所述世次畧有訛而未及正者先生幸惠一言
使吾族後人世守之則不勝大願予既諾其請屬太
夫人之喪既除東裝北上未暇以為因循至今則聞
譜之毀梓已久而泰和物故又數載矣感念之餘其
可無以償之乎蓋譚之先在唐咸通間始祖可奕伯
吉泰和徙茶陵之上塘宋真宗時祖全忠又自上塘
徙居茶鄉之大傅里故元譜以全忠為一世祖至于
二世祖壽璋在至元時又自大傅里徙烏石里昆塘
至行人十七世矣至于今之幼者又且數世不為之
譜則支派日遠或不識其先人族屬彌蕃或不辨其
倫序譜是以不可緩然則任其事者可不謂知務矣
乎程子常言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莫若明譜系
立宗子法夫宗法之廢久矣溯源以詳委秩倫以著
恩惟譜系為繫則今之譜猶有古宗法之遺意焉吳

我蘇氏之言譜也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墜入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然則先王之為宗法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將至於百世不相忘也而謂無服親盡遂可以已乎徒悲其勢之異而不及其理之同將使天下之人寢歸於薄未必非茲言啓之天譚之後人觀斯譜者亦惟曰茲吾所自出與吾所同出者而惇本睦族之念油然而生使人目之曰譚氏孝義之門吾見慶澤之流雖至於百世可也乃或謂其父且疏也而若蘇氏所悲云者其於明譜之意何如哉譚之後人尚思之

張氏族譜序

去永新城二舍許義山之陰有鄉曰官溪者張氏之所居也張氏先世河內人宋高宗時有諱禮者來為廬陵令卒於官而其子清秀因家廬陵清秀之子敦自廬陵徙居泰和槎溪國初有天翔者又自槎溪徙今永新拿山拿山者官溪之別名也由廬陵以來世系具存可考成化初伯球嘗修譜以畀族及今族屬益蕃於是其從孫希遠出力修之將成遺其子萬

全從子義濟因予友彭亨夫李用重造予以序文
二君又數使來速曰此固張氏美事願有以副其望
也予惟夫子有言曰富而好禮禮之行於家者雖米
一端而譜系之明亦其先務希遠篤意於斯可謂
難矣推是心也雖進之於禮何也蓋自宗法不行於
後世而譜始作譜非宗也然宗之意存乎其間蓋譜
之大旨有四曰重本始曰一人心曰辨尊卑曰審同
異重本始以尊祖也一人心以收族也辨尊卑以秩
倫也審同異以別類也尊祖曰孝收族曰仁秩倫曰
禮別類曰義由此而可以至於百世無相忘也故曰
宗之意存乎其間夫惟仁孝禮義四者備而譜之
實盡彼諱名是載人藏其一者特其文爾然循文以
責實者將於是在乎在由此而進於好禮其庶幾乎乃
或實之不修而徒文是徇則亦奚譜之為予聞張氏
據地之勝而世有潛德故其子孫衆盛若此希遠事
多為義志不渝則譜之修將以增光於前而衍裕於
後者也其更以予言思之率懋厥德譬若源之濬也
深則朝宗之勢莫禦根之培也豐則拂雲之日可異

其為光且裕也益大則斯譜也非異日足徵之一乎
浣溪李氏族譜序

邑之諸族文物存而名舊家者有浣溪李氏李氏祖
唐西平忠武王晟王之子憲觀察江南西道子七人
其長游為袁州刺史袁州子丕為宜春令以世宦江
西故子孫往往散居其地宜春四世孫唐自廬陵高
村遷于吉水谷村唐十二世孫明字仲開又自谷村
遷永新浣溪浣溪之李自仲開始故舊譜叙次先代
以仲開為一世祖始青溪伯尚之為譜也謂經元季
兵燹世系散亡僅據其宗老口授源流云爾及族孫
損齋鈞會谷村宗子亨于都下示以譜而得其詳損
齋重加編輯未成而卒遺其草創歲于家自仲開至
今支派日遠族屬益蕃於是其十六世孫用復用正
共謀以為譜之不修無以詳本始而合渙散惟吾二
人責焉可辭遂各委其子大學生道庠生翼因舊屬
新裒集成秩而刻梓之費已則任之將成因族入予
姑夫鳴璫翁屬予為之序蓋古有宗子之法以繼祖
收族是以百世而不相忘後世宗法既廢所以考究

其先世聯絡其族衆雖至於踈遠而昭穆不混恩禮猶存者徒以有譜焉爾譜之重若此然非知禮篤於親者鮮不視為迂而莫加之意二君之所為於是乎賢於俗矣斯譜所載顯於前代者吾不暇論其入

國朝登進士者若清溪君篤學好古與劉石潭張忍菴同時稱禾川三君子卒已百年後進尚想慕之慎齋在天順中身當言責屢有建明而以劾大璫被斥大節挺然為時所重大守石齋在位靖共存心仁厚位不滿德人共惜之而其子民望正學遠識向用清朝蓋古所謂真御史者復見於今日至於仕而取名隱而飭行學而志遠大者尚多有之是何李氏之多才也歟豈非其先世積之厚而然歟故李之後人閱斯譜者可以昭世德之承焉可以考世業之傳焉可以思締造之艱焉可以驗慶澤之長焉可以侈門地之盛焉昭世德之承則羹墻之思不在遠也考世業之傳則弓裘之緒弗可荒也思締造之艱則構獲之勞弗可辭也驗慶澤之長則自求多福乃所以培之使益厚也侈門地之盛則樽節長慎乃所以保之使

勿墜也異時嚴飭謹厚如北齊之顏氏忠孝勤儉如唐之柳氏亦由斯譜有以發之又豈不有頌二君之功以垂示無窮者乎為李氏後人者其宜勉焉實績文有聲屢舉不偶近忽夭逝蓋其於斯譜用心甚勤亦族人所當念云

南唐吳氏家譜序

吳為族蕃且久曰南唐家譜者以別於他派也蓋吳宗唐史臣兢兢之後自汴徙荆自荆徙江南居廬山南唐時皆來為永新簿其次子紹遂家于邑之南鄉其後有易簡者在宋時再舉書魁授奉事郎淳熙甲午由煙岡徙今所居而以南唐名其地示不忘本也吳譜經宋元間凡三修之衣冠文物之盛載於前輩名公論述間者班班可考本朝景泰中族人修譜頗多增入於是宗讓甫見而疑之不欲附會遂斷自易簡而下輯記南唐一派世系為一帙且自為序引述其意以貽後人而族於是乎始分然南唐之徙已若干世而其子孫日益眾盛文學念譜之不修無以著本原而收渙散非尊祖睦族之道所宜爾也以白于

族長希進諸君咸謂是不可緩遂發宗譜甫十餘世
系續載族人名娶沒葬附以前世遺文為南唐家譜
譜成與其族兄寅錫等刻梓以示遠又所屬子書其
首簡蓋文舉之言曰昔南唐曹氏作譜上續邨國子
與歐陽公不以為然番禺吳氏作譜直泝延陵季子
吳文正公深以為非鵠今但為一派家譜亦惟信以
傳信求其無愧色焉爾噫其可謂不惑流俗者矣乎
予觀昔之為譜者莫若歐陽氏蘇氏歐譜所記不過
八世蘇譜所知惟得六世何其近且少也然天下言
名家者必以二家為稱首今士大夫作譜者皆以歐
蘇為法其敘述先代徃徃牽連假借遠或千餘年多
常數十輩居然如在指掌是其所見豈有出於古人
者而矜詡家世則務勝於古人亦見其惑矣文舉之
意豈不以稱名家者固自有在而非若流俗之所尚
歟吳之子孫閱斯譜者果能思一本之同而興孝弟
之心使禮義盛行家道雍睦是惟無負作譜之本
意至求其光前裕後大厥宗聲以增斯譜之重則昔
人所論三不朽者可謂盡之矣吳多賢美俊秀可進

於是者尚亦因是而加勉乎哉

由雲軒稿序

文章之在天地間猶至寶之藏於山川而光氣常外見焉是豈偶然也哉天實為之矣蘇明允謂非天之所與雖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其言若過侈然世有非分竊名一時者識者猶為不祥况其筆寒色正不隨物化而長存於世者謂非天使之然不可也且人之文章行於近或窒於遠薄於當時者或榮於後世譬之良玉精金自有定價雖古之大家豈能必

真傳哉特吾之有其實以俟世知而已矣而好名者務標榜矜訓以衒于時是欲以人力幸傳而不知有其天也吾鄉先達岫雲張先生自少銳意為文詞及謝政家居著作益富表然為時推重予角非時嘗自其旁觀之其詩如運斤成風窮極精妍而意象渾灑不露雕削其文如倒囊出物若不經意而大篇短章氣勢深厚使讀之者如入寶箴珍奇美艷森然可愛蓋卓乎一家之言矣而欲弗傳於世可得耶先生天資英悟而才復俊逸其於書無所不讀繼晷窮年老

而忘倦慕之厚故成之易積之久故發之充然使遠
延高位而究其用則其所學施諸事業以焜耀於一
時矣而於文章或不能專心一力以要其必傳予於
是知天之所以與先生者固在於斯也先生自類其
稿凡若干卷昔劉車駕嘗序之而其子檢校采有意
翻刻功不就以沒茲剛定為二秩詩文共若干首以
授其仲子陰陽訓術張東刻之蓋所存者僅十之一
二而已訓術孳孳承父志間以語予請序其端予嘗
慨吾邑以文鳴者自昔為衆而其集之存於今者絕
無而僅有與同志博采散亡傳之色中以為文獻之
徵亦景前修之意不能已者今先生之稿行予喜自
是以往縉紳大夫考德者之有所據而小子後生攻
藝者之有所式也豈非斯文一美事哉故為序以嘉
其成其有傳誦於時而未刻焉者予猶望其續輯以
底于全也先生名同字祖年登天順庚辰進士累官
至南京刑部郎中晚號岫雲居士今八十有八年尚
能讀書綴文云

汶源王氏東房譜序

取善惟其人不必論其類也而孔子稱子賤歸諸魯者蓋重其所自出耳父兄師友鄉閭氏族之所自出也昆山之玉合浦之珠冀之乘楚之竹箭皆以地產之常專名於天下况賢者之所生哉是故有名邦之稱有望族之評以其多賢而重也曰此生賢之鄉也或曰此賢士之家也不如是焉而能稱名且望者未之有也吾自前代以來賢哲輩出而以忠義文章為天下冠其大者固已鑑鈞宇宙爭光日月足以挾綱常於千萬世而其次者猶能振名節激貪懦使後生小子有所觀法而興起是豈獨山川孕秀之異哉風聲之所鼓動耳目之所習染固有以成其德以勗其志也是以古稱名邦而大家故族視他方為尤盛汶源王自唐之乾符間有諱該者由江左來家安成至南唐司空懷之長子勳始居邑之汶源子孫貴富蕃衍為諸姓最而在宋叔季有瀘溪先生庭珪梅邊先生炎午先後以節行文學照耀當時予嘗讀瀘溪贈胡忠簡謫逐之詩梅邊先生祭文信國之文作而歎曰二先生豪傑士也有若人焉可謂鄉郡之重而

况其出於一門何其盛哉比觀王氏東房家譜又知
其詩書之澤繼繼承承歷數百年而不泯蓋其為望
族也又矣譜以該為始祖自該至今二十五世名字
生沒葬娶出處莫不備錄而族衆不能旁及則斷自
東房之祖評事府君以下同派者錄之考究精詳比
次有法而本支昭穆居然如視諸掌蓋其家之老成
勉菴居士孜孜纂修之力也勉菴之從兄鄉貢進士
漸菴亦嘗留意於斯未就而沒故今夷陵守資邁捐
俸刻之以成先人之志貽書數千里屬予序一言於
其端予觀往時諸大家世遠澤微文獻之尚存者十
僅一二其無所襲而起者又或遠附他人以為已重
不免貽識者之誚或病于前之弗啓或病于後之弗
承若斯譜所載可謂無余而無憾也雖然瀘溪梅邊
之相去又數百年于茲矣予不知王之俊彥復有聞
其風而興起者否乎瀘溪梅邊皆不幸而遭衰亂之
運才不用於時澤不彼於物而獨以空言洩其憤悶
感慨之懷使世目之為節義非其所欲也今之時何
時哉苟德之修而學之成則將和其聲以鳴我國家

之盛利博而人不知功立而名不有是亦所以為派
溪梅邊也則其光於斯譜益大矣勉菴博學有文章
予幼時已聞其名而戰藝屢北老於林下時論莫不
惜之夷陵取進士舊為儀部主事左遷至今職其敦
厚清修表然有前輩風致以予所知者推之所謂聞
風而興起者其有人哉

梅洲周隱君集句序

邑城之西四十里龍門龍門五十里梅洲梅洲數里
有書堂嶺世傳唐相姚梁公讀書于此嶺因以得名
其丘壑之美予所曾遊而未償者龍門在朱山之麓
顏魯公大書奪焉登臨賦詠從古為盛而書堂以其
遠也故望不及龍門然予嘗怪其皆藉遊寓者稱未
聞有魁竒才德文學之士生於其間何耶豈氣之靈
秀發於泉石草木而獨不發於人耶抑其世既久其
名遂滅無自而知之耶夫朱川僻遠之邑而龍門書
堂又僻遠於邑者舟車亭置不通賓客好竒之士無
所為而至故遊寓非如梁公魯公則不能使之有聞
於後而一泉一石之得名者皆有曠偉秀絕之觀其

他含章歛秀不為世稱者蓋不可勝數夫子謂以茲
邑之盛致之豐鎬汴洛則其闢于大方者不獨龍門
書堂之二山也致龍門書堂於豐鎬汴洛則其儲垂
不朽又不獨乎梁公魯公也吾是以知泯滅無傳者
衆矣梅洲之舊家有周氏文中居士服冕翁棲遲田
野泊然自足所好惟名公書畫詩文嘉禾奇卉可謂
出於塵俗者也喜吟詩自適嘗出其所集句若干卷
示予曰此吾賦役既退而為之者子幸為我序之嗟
乎翁之意非亦懼其泯滅而欲因予之言以傳耶夫
里巷詠歌以言其情初非有意於傳者或收於大人
君子而遂聞于後世鈎心棘胃肆其平生之力以斬
於傳者或世遠散亡而無所考蓋皆不可知者則翁
之詩安知其無過乎而予之不敏固愧非其人也然
予之夢寐二山也久敝居相望遠不百里異時竹與
羸馬踏赤峰之苔濯琴亭之水幸翁康強白首為我
闢蘿徑啓雲扉以盡發一方之奇觀則予思所答翁
之既而副其意者必有在矣故為之序以俟焉

豫章瓘山熊氏族譜序

豫章璿山熊氏族譜重修于正德某年蓋泉郡節
中為之者節推君在弘治末予與同領鄉薦累上春
官知其意氣鯁亮好義勇為者素矣及官泉郡判弊
戢暴風裁偉然予方喜其政之有成而君又以其餘
暇輯熊氏族譜捐俸入刻之此又其義行於家者也
義者君子之所樂聞而稱者也然則君以譜序請予
其可辭蓋古者親親之恩至矣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斬而五者之服止於九族然不有法而聯屬之則
其上將至於忘本下將至以塗人視之矣惡在其為
親親哉惟竊法立則祖有所繼祖有所繼則族有所
統大宗百世不遷則百世之遠其上將不至於忘本
其下將不至如塗人矣甚矣其法之備也獨惜夫世
教之微而莫能行也譜系非宗法然其遺意猶有存
蓋推其所自出與其所同出而至於其所出者昭然
具見可以合敬可以同愛可以敘倫理可以興禮義
故程子常言管攝人心厚風俗須是明譜系立宗子
法嗟乎君子欲立宗法譜系其所當先明者哉熊譜
肇於元季韶州學正坦修之 國朝正統間嘉會文

會又修之至于今世久子姓彌衆在節推君宜有不
能辭其任者其稱壘山者豐之熊氏非一因其地譜
其所可見者以別於他族所以為不誣也據坦所自
序熊本五季時檢校國子祭酒景延之裔其先又有
仕晉者縉為番禺太守鳴鶴為武昌太守然世遠皆
不可次斷其所可次者自經而下至節推君則十有
七世矣其間仕於時者著良能節義之稱德於鄉者
有通經學古之譽前作後承彬彬相望豈其所積者
厚而所及者遠歟使熊之子孫聞是譜者知其所自
出而思夙夜匪懈以盡孝敬之實知其所同出而思
莫遠且爾以崇敦睦之風知其所出而思垂憲乃後
以為可繼之道則慶日益弘族日益昌其有先於斯
譜也益大此予所謂復宗法當先是者而亦莫非節
推君斯舉期待之意也故書以告焉

贈用誨宗文司訓吳縣序

談者謂物之所遭不齊蓄而發者其常也或蓄而不
發或蓄之大而不盡發數之殊也謂之有命其為說
似矣以予觀之天下之理未有蓄而不發者也發之

遠近不同亦未有蓄之大而發之小者也天地之生
物也藏於秋冬而顯仁於春夏物之生也春夏秋冬
亦各有時而不齊其寂感自然之理乎故常驗諸物
玉之在石珠之在淵金之在礦雖閤然未露而精實
寶怪之氣已有不容掩者人之望其氣而取之者無
不至焉龍泉太阿藏於地者幾千百年而雷煥終能
出之爨下之桐其去燼無幾矣蔡邕則識其聲而制
以為琴感通之機其在吾人也亦然蓄而發者或文
章或風教或功業或當時或後世膏沃而光燁實大
而聲宏凡有耳目者皆聞見之庸非自然之理也歟
吾宗竹莊用誨先生早有器識肆力文藝凡經傳子
史百家之書無不採剝其華實咀嚼其膏腴以為己
有所謂蓄之人者非歟自遊邑校聲譽藉甚肩笈而
來學者日常盈門比者以貢至京師就試銓部冢宰
邃菴楊公於數百人中閱其文真首列又偕數百人
入試內廷翰林諸公閱其文訝曰此進士才也而出
此途屈矣遂擢第一授官蘇之吳縣學訓導用誨集
出其奇輒有賞拔者其於時不可謂不過矣用誨曰

處固甚安而同輩知之深者猶以為未踏魏科為不
滿也予不可無言以解之夫今之鄉貢即古鄉舉里
選之遺法也非才行兼修者何以堪之而况名邦之
貢乎今之學職即古師氏之官也非才行兼修者何
以堪之而况名邦之師乎則其途與其職皆重焉而
所以處用誨何獨魏科為可哉抑士之學也蓄之也
仕也發之也仕為儒官而不廢學其事在二者之間
吾知用誨之蓄又將有大焉者夫天機之暢汨然而
來沛然而長其文必底大成而後已而其中素多為
者所謂淵篤醇明簡詩直溫如者人所稱者亦惟此
之數是繫古之任師道者若安定之胡泰山之孫至
于今仰之而本朝胡公若思魏公仲房亦以重望陟
大僚相傳以為美談用誨之官固數君子之官也獨
不可歧及之乎此所謂文章風教功業皆發之過乎
人者其本則在積學以宏其所蓄而已矣予觀今之
學職鮮有可與言是者蓋以近小自持而人亦皆易
馬視之若用誨者固吾宗之望而予所雅敬焉者故
進之以此豈非用誨平日自期之意哉

巽峰集卷之九

序

賀同年某君授給事中序

給事之官自漢唐以來有之漢以備顧問唐宋以封
還詔令其任雖重然不以諫為名而所謂諫議補闕
拾遺司諫正言者其負尚多也我

祖宗設官定制給事中分為六科視古加詳而不復
有諫垣之設何哉嘗攷之前代諫官在外而給事中
之員居中公孫升言朝廷命令過差給舍能獻替於

未下而諫官特能追採於已下則其事有先後力有難易可知已故不別立諫官而一以委諸給事中文書之繁是典詔制之失是駁燕閒之問是親主德之闕是補四海之利病是陳一官而數事萃則今之給事中視古尤重雖古之人所以任諫官者未若今之責成也其出入瑣闥職親地近寔左右前後之臣與周官師氏居虎門左詔王以燬者意實相近竊聞列聖在朝每授一人必出宸裁額雖有定而官不常備其真且重之蓋如此嗚呼克勝茲任者厥惟艱哉同輩某被選授是職也予為之喜焉亦為之懼焉為之喜非秩之清華仕之顯融也可以言天下之事行乎日之學乃丈夫有志於當時者之所願也為之懼非忌諱之或觸天威之難測也朝廷任官之意苟有一不副則天下後世之譏不能免也雖然是亦存乎人耳自古諫諍所患惟君之難悟言之難入而君子之論獨異於是曰吾患進言之體未盡善吾君安有不聽納乎辭有未達乎則益修其辭氣有未和乎則益平其氣理有未明乎則益詳其理誠有未至乎則益

積其誠孟子有言吾君不能謂之賊而臣子者必
吾君有可為堯舜之資而吾輩臣引之者未能如堯
舜之臣其待上也厚其責已也用縱容竭力以圖天
下之事則庶乎其有濟也乃若抵冒觸突區區於
舌之爭不見信受宜矣而謾過於上以塞已責至者
反沽直名者其於事君之體何如哉君有識士也天
下事槩有於胸中已久而遭際昌時必有以符吾人
之望者又何俟於予言然予嘗讀退之諫臣論永
叔上范司諫書竊歎昔賢之於朋友盡言相規顧
此而古道不復見也又笑故於同年之誼有不能已
於言者君慕古人好古道則一得之愚亦其所樂聞
也哉

登瀛詩序

登瀛詩一卷若干首吾同館庶吉士倡和之作太史
劉君原隆彙集以藏者也登瀛本唐文學館故事而
今入翰林者世猶榮之目以此名茲卷首有圖圖繪
林之景與一時同遊衣冠之盛因題曰登瀛云自我
太祖簡文學之臣肄業內府至命皇太子諸王更

陪飲食寵遇已隆

太宗親諭修撰曾祭等二十八人有曰人惟立志志立則功就汝等簡拔至此固皆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徵具體用之全而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

祖宗期待之厚如此嗚呼士之獲預茲選者亦何哉然其責則至重其事則至難彼不思其難且重而徒以寵榮自矜其不負於聖明教育之恩者

矣吾同館士二十有八人凡席相臨筆札徃復市朝出入相聯翩者蓋三年而後已其平居更倡迭和授簡揮毫之作不皆在此卷中此卷中所有者未足以見其所長就而觀之思致斐然而其中之所存者亦徃徃發其梗槩蓋自辛未至今八年之間恍如瞬息而聚散升沉可愕可喜者亦已多矣况繼今以徃時異事殊當有不止是者閱是詩也將無所感乎雖然出處離合人事之常惟於其所謂遠且大者以身任之交相勉勵終始不渝使實與聲副文與行乎未日

祖宗待士之意則於登瀛之譽庶幾也哉然則君之存是詩匪徒以識交游之樂寓今昔之懷蓋所以自考諸已驗諸朋友者皆在於斯矣君深沉端教學識卓然予方朝夕賴其箴規而君遽請告歸省山陰以詩別同館有曰不知回路當年別校贈如何可續盟子亦有感乎其言因題茲卷為祖道贈君其亦有以處我也夫

雲厓詩序

茶陵與吾邑接壤其山曰雲陽山之以勝稱者也揮使王天錫為弟子時築室於所居東隅與山相對讀書其中因自號曰雲厓榜其室曰雲厓書屋及襲父職蒞戎政猶時於公暇坐此室延賓友論說古今恂恂如書生然縉紳大夫往來吳楚與凡宦于茶者接君之談皆大奇之為之賦雲厓焉今其子太學生裘在京師謁太史會稽董先生之文為書屋記又求善詩者賦之以予鄰封人也而以序請夫自來武遂分武弁之士廢詩書而不講雖有武學為教所講者戰陳籍畧而已矧世祿鮮由禮統袴不知書又徃往而

是君獨留意文事則其雅志遠識不亦賢於流俗矣乎昔之論將者恒先詩書禮樂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歷觀古之將臣不學而成功者蓋有之矣至於忠勇兼全勲名並盛者天下後世所稱頌鮮有不學而能者也伐獫狁者有蒸民之雅平吳地者有左氏之疏或軍中遺書戒子不忘忠厚或倉卒對敵而發人倫天道之語即是例之文武之道其相須邪其不相須邪君誠有見於此取前史名將之傳讀之欲勿慷慨而同其躅也難矣然則遭際承平兵革

夫詩君之優游雲屋宜也設當擗嶺之時求變通之

才而用之不於君有望乎今夫雲之出入於山也氣蒸而和膏於下土夫孰起之氣翕而斂藏于巖岫夫孰止之雖雲有不自知者蓋皆無心之妙而時之所為耳古之君子不任智而智因時見不求功而功隨時立夫亦有類於雲者君觀雲屋之雲而於動靜卷舒之理深契焉則其抱冲守素晦其武於文者信有以哉孫武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袁也歸魏也

闢而必予言詰君君以編飾如

壽南京尚寶卿劉公六十序

正德五年秋逆瑾既誅詔起中外之臣為瑾所擯者復用之南京尚寶卿拙菴劉公務敬其一也明年夏五月至京又明年春二月某日公適始生之辰為甲子一周同邑官于朝者叅軍胡君大猷祠祭是君中順進士賀君朝卿與予皆舉觴以壽焉公曰諸君之愛我也與其以物也曷若以言乎諸君曰諾既各賦詩一篇使予述其意以為序予夙仰前輩石潭文獻先生蓋有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其流風餘韻猶幸於公見之始予遊邑校凡吾邑之士評論人物皆曰公敦厚而文有祖父風時雖未識公則已私識之矣洎遊金陵吾邦之士宦學于金陵者羨公之賢與所聞於吾邑者同也洎予官都下都下士大夫羨公之賢與所聞於金陵者又同也比接公既久而得其為人其中退然其容慙然其接人溫然洵美以直其出言呐然論古今事毫分縷析不遺信乎其不愧為石潭之孫而文安之子也近世所謂世臣大家者貽謀作則容有未善而其後人承富貴光寵之餘

以竊侈淪家聲者十七八矣惟二先生以忠孝謹厚
垂訓于後清白之行人樂道之蓋有漢石氏唐柳氏
之遺風焉而其後又有賢如公者奉嚴戒而恐忘世
先業以不隕此非特可為一家之法而已傳之四方
以為薄俗之勸亦奚不可哉詩有之曰孝子不匱水
錫爾類言以善道相繼乃福之所由錫也石潭文安
所未盡食者將以遺其後之人而公式克承之則錫
福之類信有在矣請以是為公壽公父子歷事五朝
享太平之福將八十年而未艾則時與人之夔夔皆
可想望其不易得矣子併及之使考德論世之君子
有稽焉

送僉憲王君志潔赴任廣東序

我國家建官分職內有三公六卿百司庶府以亮天
工矣必置都察院以專糾劾之任外有藩省郡縣庠
序衛所以又民物矣必設按察司以當澄清之寄嗚
呼其備矣蓋天之生物雨露之初震之以雷霆陽和
之後肅之以雪霜所以鼓動其化機止足其生氣堅
凝其材質者皆於是在聖人法天為治而以二臺為

雷霆雪霜使天下之人懷奸嗜利者凜然畏縮而不
敢發之發則法所必及而衆因以懲其所恃以佐期
治功者不可為不重矣任是責者必其公足以定是非
之實而不偏明足以燭情偽之形而不殺剛足以
破顧慮之私而不沮敏足以決操縱之機而不滯天
然後得為憲之體而職無不舉然內臺之去民也遠
事有論列於上者或不能以皆行外臺之去民也近
事有激揚興革於下者朝發於庭戶而夕已達於鄉
野則按察之職所係尤切非他官之比也故曰生民
休戚係守令監司者守令之綱也誠得公明剛敏之
人而任之環千百里之境更有貪黷無恥戕虐其民
者乎無之矣民有強噬弱衆侵寡冤抑不聊生者乎
無之矣使吏畏而民安政斯平矣而或者專務寬厚
罔所懲創曰吾所為大體當如是豈國家設官之初
意哉予同年友晉江王君志潔今年夏由大理左寺
副擢官廣東按察司僉事將行其同官郭君正學孟
君培之輩謀所以贈別者而以屬於予君達於政者
也在大理廉慎平允獄以少寃其為人洵美有文聲

雷霆雪霜使天下之人懷奸嗜利者凜然畏縮而不
敢發之發則法所必及而眾因以懲其所恃以佐翊
治功者不可為不重矣任是責者必其公足以定是
非之實而不偏明足以燭情偽之形而不殺剛足以
破顧慮之私而不沮敏足以決操縱之機而不滯天
然後得為憲之體而職無不舉然內臺之去民也遠
事有論列於上者或不能以皆行外臺之去民也近
事有激揚興革於下者朝發於庭戶而夕已達於鄴
野則按察之職所係尤切非他官之比也故曰生民
休戚係守令監司者守令之綱也誠得公明剛敏之
人而任之環千百里之境更有貪黷無恥戕虐其民
者乎無之矣民有強噬弱眾侵寡冤抑不聊生者乎
無之矣使吏畏而民安政斯平矣而或者專務寬厚
罔所懲創曰吾所為大體當如是豈國家設官之初
意哉予同年友晉江王君志潔今年夏由大理左寺
副擢官廣東按察司僉事將行其同官郭君正學孟
君培之輩謀所以贈別者而以屬於予君達於政者
也在大理廉慎平允獄以少寬其為人洵美有文產

中而不自滿沉確而有志則所謂公明剛敏者不過
以其素養者措之可矣而予之不佞又安能有所助
乎雖然寬猛惠政施各有所宜而皆不可以過中
若予之言則亦有激而云矣古者以久任為治故人
皆罕所外慕而從容專一以要其成後世屢遷數易
視其官如傳舍故一切為鹵莽苟且而不暇為長久
之圖左雄謂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
不據實若此類者非不知其有當為之體也謂非朝
夕之所能盡率視為迂緩而不加之意也獨僉憲之
職非積歲累月不遷不可以不一其志而圖其成此
君子有志於斯世者所樂為也予言及之意有所激
而云矣

賀御史陳文表考滿序

言職之不易稱者必曰御史御史實兼諫諍察劾之
任而天下之政無一不與知防所謂朝廷之綱紀百
執事之準繩也非才識通敏一出於正者鮮克以舉
其官宜矣吾觀世之君子所以舉官者有二而皆未
合乎中也務寬厚者謂之存大體則近於隨務撫於

者謂之持風裁則涉於激激非循事之道隨非度
之宜然不失之此即失之彼者良由持心未衷耳君
子務先平其心則剛柔輕重無所施而不當其於天
下皆然獨為御史裁豫章陳君文表起自進士令廣
濟有聲徵入內臺持重方嚴遇事必盡心力其巡廣
右一載凡取士閱戒錄囚紀功皆事之難割裁畢當
遠人畏悅可不謂能舉其官者乎方逆瑾之專政也
誣陷忠良使禁不得施志而又忌言官前後彼禍者
不可勝數君查盤軍餉不阿瑾意遂被逮謫官潛山
其知難不避庶幾所謂不畏強禦者矣然迹其行事
明不任苛威不尚刻不矯而人稱庶不訐而人歸直
所謂不隨不激平心而施之者其庶幾乎雖然觀君
之意猶若未盡其志者昔曾子開有言居其位有所
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之而君子病
小人幸皆御史之責也責若是乎重矣吾以為御史
雖能盡言而不能必其盡行故責本重而得有辭而
遁焉者由上之信任不篤而風采之未振也蓋其職
之難稱自昔已然而今日之難又有數倍於昔者矣

至於君子所以自盡者終不畏難而自沮也及其
以圖其易微君吾誰望之君任職滿一考堂部皆書
最同官李君自石等屬子為文以賀予檢君之條勞
不一一書獨嘉其無所激隨可任大事於將來不獨
稱名御史而已也既以躉君俾益自信又以為凡當
官處事者之規云

送河南僉事孫用之赴任序

監司使職也非居守其土以治民為事者也居守其
土以治民為事者郡守縣令而已郡守縣令之有賢
者有不肖者民之有冤抑未伸困苦而無告者豪強
之有梗化肆惡者風俗之有淑慝淳漓事之有便不
便於民者然後命使以監臨之激揚吹煦彰瘴開闔
惟所宜施以除壅遏以宣上德故曰監司使職也夫
治民本守令職而設監司臨之宜足以為治矣然事
猶有不理民猶有不安者於是又益之以巡察之臺
臣又重之以撫視之大吏命使冠蓋相望於道則其
法非不密矣然事之不理民之不安猶或有如前者
豈誠不足於官哉蓋古之為治也以官任事故官者

而事閒後世之為治也因事任官故官日益增而事
日益繁得其要則易而失其要則難也其要何在曰
在擇人而專任之爾誠使為監司者得其人而其權
復專則守令自無不正而民被其澤又安用增使以
擾民為耶商河係君用之由刑部員外郎擢河南按
察僉事命下衆稱得人蓋君起名進士歷官中外操
履勤慎洎政嚴敏素著聲績况按察明刑之司以其
所熟習者施之則裁有餘刃矣故衆以為稱然予嘗
聞之為治有體如人之一身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各
有其職而不可混焉者也肅我儀範振揚風紀使吏
民咸懼有所不敢為者非監司之體哉予見世之君
子或寬厚而至於容奸或鎮靜而因以廢事顧自謂
得大體豈其材之非宜而未可謂之得人也歟因孫
君之行遂原所以命官之意而以為贈蓋沿久弊生
去害興利之道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也非故欲病寬
而尚嚴也徵文以為君贈者同僚正郎胡君重美時
達於政理者以予言為然遂書之

永感冊序

郡文學泉州柯信汝充與予相好者數年其為人狷
潔重然諾少非其意不俛仰苟同其為教於吾邑也
示以向往適寬嚴之宜吾邑之士敬而愛之去而思
慕之其取士於京闈也號稱得人此皆予所習知者
故雖相別之久而嘗不忘焉君嘗以所謂永感冊者
示予而自述其意曰凡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成
凡為子者莫不欲顯揚其親信之於斯獨不能無憾
焉信髫髻時家君偕齋先生遣就塾庠擇師友與居
而凡其督策慰勉之者無所不至視其業少進焉則

喜形於色或怠荒焉則怒而誚讓之蓋其期望於信
者不為近且小也然屢試場屋弗利甲子之秋始自
甯監被薦南畿而家君不及見矣母陳繼母蘇亦先
後棄捐信既不能激昂青霄以副疇昔之望備員儒
官又不及以微養酬劬勞恩於萬一皆其夙夜耿耿
于懷者此永感冊之所以作也嗣喆吾父母遺像於
其前而凡能言之士哀其志而有作者率附於其後
出入携以自隨庶幾吾親之在目而不敢忘也先生
幸為我序之予謂君之志誠感矣然自古言孝皆以

顯揚為大而能養次之所謂顯揚者又在於立身行道成親之名而非以名與位之得於外者以為親也蓋泉之學古為儒賢自歐陽詹始詹嘗捨父母之養以之京師而其官不過四門助教然至今稱孝者不能外詹詹之所以自立者卓然矣如必恃於外以為孝則詹之所不能者亦多矣然則君之於親亦將無憾於彼而猶可致力於斯也歟君方主教溫郡有師道之尊猶詹之於四門也異時溫之人材班班而人將推原所自而稱原之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則詹亦不得專美於前也已

奏續朝天詩序

奏續朝天詩者正德八年冬吾吉通守陳侯當會朝如京師郡之人士作此以贈其行也會朝常事爾此其贈之者何嘉侯之能愛民也愛民而民斯悅之民不能自言士之能文者於是代為之言焉嗚呼觀此可以知人心好惡之公矣自太守合肥張公之去郡于茲八年中間縮綬而治分麾而臨者合長佐計之無慮十人至考其為政得民與否塗歌巷議皆有不可

容隱者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夫悅衆怒讎雖不
同要皆出於其情之不能自己故有監謗而謗不損
要譽而毀隨之者甚是非之真不可得而枉也所謂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者可以責諸君子而非所以望
於凡民也則侯之得此於人豈可易視之哉故曰觀
此可以知人心好惡之公矣吉之土瘠地狹民無恒
業者太半而賦繁財竭未有甚於斯時矣與吾祖父
居者今其室十存二三而辛苦愁嘆又有流亡之憂
不有以揀之則繼是以徃其所存者吾不知復有幾
也山谷荒阻之處又時有盜賊之恟而民始驚然不
聊生矣然竊怪吏茲土者方瑣瑣簿書期會之間未
有以民隱為當恤者予嘗一再見侯與語及之獨惻
然有矜憫之意蓋侯於郡政皆得與聞而征賦尤所
專理故於閭閻之情知之獨詳而處之有要存撫字
於催科而又有冰蘖之操以律已有匪懈之宜以滋
事宜其為斯民悅且譽焉詩所謂愷弟君子者侯真
人哉自昔聖賢之論必以仁心仁政並言之心非政
不能達政非才智為之不能過人然世之聰察該敏

以政事名者衆矣未必皆憂世憂民至誠惻怛之
形者吏固有良能之分不容以無辨也故以明道之
賢猶書視民如傷於座曰吾嘗愧此四字况他人乎
侯績滿遠懼有日然猶歎歎若不足謂予宜有以蓋
之者詩不云乎憂莫助之敢復書明道之事以為侯
美政之助且以諷夫近民諸君子

賀御史熊天秀考覈序

三載考績古制也行古之道奚患治之不古若也然
後世之吏以最聞者蓋十七八而治終有愧於古將
才之難得職之不易勝行之以文具而然歟史稱漢
宣帝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雖間有飭偽而
賞者宣帝卒以是稱中興嗟乎綜核名實雖堯舜之
聖且然而後世視為文具其治不古若固宜夫所謂
才之難得職不易勝者若御史其一矣蓋其為職無
諫諍察劾之任凡國之大政事大議擬與夫禮度選
舉征伐刑誅之屬皆得以參謀論預知防外之官吏
賢不肖生民休戚旌別興罷之柄尤專是固非才識
過人者不能勝之夫入之才有大小而事有難易不

御史之任使事於外者他皆弗論吏執例薄進於堂
循資先後注所當往遠近勞逸以爲前定而不爭似
矣然未必皆能當其才也其始待之既一則其中考
績亦惡得而不一哉是不近於文具者哉雖然才無
弗稱者吾見其人矣南昌熊君天秀自爲行人街命
四方已能周知民隱而達於事體及擢御史風裁日
著巡鹽法河東剽刦一切宿弊百廢俱興益池故多
盜君親爲區畫築城周匝百三十里數月訖工河東
人相慶謂茲壹勞之逸功甚鉅又以餘暇斥淫祠修
學宮表章其凡有關於風教者蓋君才識明敏而充
之以精神文采故所歷有聲然則在他人所謂難者
君特易易焉耳矣此君考績部臺皆以最書其同寅
李君安邦朱君守忠竊君宗堯輩援故事徵文爲
賀予於君同年友也備員史局亦滿三載適與君同
日引復闕下固不能無感者夫史官御史職雖不同
然司公議以是非人者道則同君既偉然爲名御史
試往占來事業益懋而予之淺陋昔人所謂道足以
適天下之用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果有得其萬一

者乎是以有言以為君賀又以志予之愧於其職也

賀御史唐虞佐奏最序

侍御蘭溪唐君虞佐巡按滇南還適滿三載課績以
最書故事僚友當徵文為賀而王君伯圻與君朝言
以屬於予予言奚足為輕重雖然慕君之賢也久
矣又烏可以無言君起戊辰進士初令郟城有惠政
及民却大盜全城功尤著擢內臺卓有風裁在滇南
自罷民之所不便而遂其所願欲者汰吏之不職而
舉其循良者抑強禦之擾民革浮俗之害風教者蚤
夜矻矻行之無不力以稱 朝廷命使宣上德達下
情至意以故時之稱名御史者必歸焉予雅聞君蚤
有時譽而學益孜孜識遠志正不隨以為同亦不矯
以為異則君之素所自立者固有本歟士不先培其
本而欲有立於天下不可得也蓋夫子稱才難不其
然乎世之聰察勇敢足以集事者素不為少然非其
根於天性豫養素定不遷於物者即有所就而於道
遠矣故先正論人必以忠實有才識者為上豈後世
之所謂才者或非古之所謂才歟不然其何難之云

予近始識君然一再承君議論竊有以窺見其所存者之遠過乎人占其事業將有不可竟者三載之最其不足為君賀也明矣比者大江之西宗室謀逆扇變人情恟恟上特簡命君按其地未幾賊亦就平然匡山章水積骸流血而荒村廢宅可為悽慘歎息者多矣君茲行也將為枯槁之元氣乎將為荆棘豹虺之風霆乎酌所宜施使吾民懽然復有太平之慶者微君其誰望之予家其地者維桑與梓有懷耿耿不斐之辭匪獨賀君又以為吾鄉人致禱焉

贈浙江少叅胡思靜赴任序

正德十二年某月高安胡君思靜由禮科左給事中擢浙之布政司右叅議時六科諸君謀以贈君者會其行急未果就今年秋君奉表入覲

萬壽聖節將遷任其舊同官邢君伯興能若說之屬予為文以補焉於是君之眩浙已三載政聲滋聞於京矣予復何言然於君有鄉曲之雅又嘗同朝苟可無辭為諸君復蓋抗之山水天下之至美也又自昔為樂國故凡仕其地者率以登臨爾詠校壺飲酒為

事有以見政通人和上下相安於無事而高明遠
使神氣清夷以達於治亦為政者之宜焉然予嘗兩
過其地大夫君子方勤於職務未聞有以觀遊為
者將懲前代之習戒于大康而然耶抑時方多事
有不暇及焉者歟夫以錢鏐祖孫當爭鬪之世尚
庇其一方之民使享富庶至今稱之况我 聖明
治百五十年岳牧之賢者不絕於時民物之盛宜有
數倍於前者然竊聞比年以來歲辦之課日增權
之漁無厭山澤之利有限水旱之災相仍昔之所

樂上不轉為呻吟愁嘆之區者幾希則凡臨是邦者
蚤作夜思猶或未愜其志而暇觀遊以自逸乎執予
又有以見習尚之正如此蓋藩司者守令之表率以
阜成兆民為職者也使以總其要僚佐則治其日周
視而數行之者也是其責任固重若文書責令固有
目前所急者然處法合義以及於民君子固有其術
矣君敦厚清謹而守正不阿在六科時叅駁謀議素
著直聲則其際多事之時當方面之寄必能急於大
體如古所謂旬宣者以副斯民之望而文法簿書之

繁果足以盡君哉使浙之諸大夫推其不自暇佚之心以愛養斯民則浙人有不蒙其惠利復其富盛如所聞於昔時者乎今之六科比於古之補闕拾遺為天子侍從獻納之臣以君才識老成宜在禁闈乃復任之於外者將歷試其能而大用之諸君重僚友之好久而不能忘情者非惜其別又將祝願其歸仕天朝而欲其無久於外可謂厚矣是皆宜書使異時有考焉

郭汝賢字序

內兄郭汝賢自金陵來視予留歲餘將歸語予曰吾字未有發其義者子何愛一言以序之汝賢字也其名京輔京行輩之通稱也輔者夾車之物其有取於賢也何居蓋車必有輔乃能致遠輔用於行者也夫子論行之道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則人不自勉於賢欲行之遂難矣哉汝賢之義或其在於夫賢與不肖對若白黑寒燠辨之至易人未有不願為賢而不為不肖者既其所趨往往從欲悖理

其行之成也賢者恒少而不肖者恒多則習俗之染使之然耳故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鄙係其時也尚禮義齊於夸詐係其地也喜人比之芝蘭不喜比之鮑魚係其人也是三者皆謂之習而足以移人彼無待於教而又不惑於俗者豪傑之士也信道自守亦能勝俗者學問之功也然非所以望於人人故習不可不慎焉汝賢吾木川舊家子其族僅千人治耕讀不事末枝汝賢實慕義待物無忤而好與縉紳士大夫遊可謂有為善之本又有其賢者夫子欲其致辨於可不清濁之間知大易所謂同而異者故特以慎習告之審若是則忠信篤敬之道即於是存雖行乎九州四海之遠可也

送蕭宣忠之任廣州府序

吾友北窓蕭君宣忠屢試禮部不偶將就選于銓曹予止之曰以吾子所學當有畜極而通者其冒不少待宣忠曰老母在冀得祿以養區區之情也且世之所共榮者進士也抑其所以自立者有不專在進士者乎吾雖蹇劣不得於彼而猶將強勉於此焉吾

何待既而銓曹試其文權居首列倅廣州府子進送
之曰半刺未足以盡高才也吾子試之宣忠翼然對
曰倅於郡政雖不專而皆預聞且廣寔大郡政繁民
夥倅所分理旁午承檄按部殆無虛日吾方懼其不
勝任而敢以才自居哉吾子其何以贈之嗟乎宣忠
之所存於是乎賢於常情遠矣夫物不能兩大自然
之勢也士惟自待者輕故其徇於外物者重以得喪
為勇怯而無以有立於天下或其所扶持者雖大而
恃才憑氣視天下事若易易焉者卒亦鮮不償焉
者吾宣忠魁壘竒偉宜可指取以有功者而屢進屢
績乃授今職顧於其所失者不戚戚以為憂於其所
得者不躍躍以為喜於其所難為者不憚憚以自怠
於其所優為者不詘詘以自足此其中之所存蓋卓
然知其有在我者雖處劇司而當重任可也而況於
倅郡哉雖然宣忠之所欲聞者則在於規予弗可無
言以塞其意凡今郡邑之官所以難稱其職者民不
安其所也民不安其所者獄訟賦役二者之不得其
平也民有善惡愚智欣戚欲惡之情有一不達故政

之得其平也難矣故治民者必先周知民間之情然後禁令可宣而德澤可以下究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彼區區於文書期會而以安民為非所急者俗吏之政也謂我非長吏而可以護其責者狹私之心也宣忠之賢人知其無是而予猶以為告者治之常經不可以有易也宣忠行矣

尹汝文字序

天下之文皆自然而其顯者莫若天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天以陰陽之氣經緯交錯而自有不可掩者非有期於久也古之君子知此故不刻意於為文而務深造之以道道充而文自至法乎天也古今論文者眾矣獨韓愈氏之言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此天下名言也吾尹之彥曰奎者質清年茂才思日發以其尊府竹莊貳教之家訓字曰汝文求予言以發其義予觀歷代氣完政通之時其文率深純渾厚不露作偽之迹中葉以降乃有剝削鍛鍊以為上者譬之春鳥失其其時至而其聲自別今之掉鞅藝苑者咸於往昔

或不探其末而惟末是圖積染膾炙之弗甘而嗜
踏難距以為奇吾懼其有漸也而吾之力弗能拯也
奎也從事斯文蓋亦求之於道哉今雖未能卒其舉
業然築清廟者端基礎行萬里者審塗徑是亦不可
以弗講焉矣至同學士有曰顏鑰汝慎者予舊門人
也其亦以是語之

送曹鳳陽序

今制重郡守之選恒以京官有才望者補之其郡之
繁簡大小亦惟視其才望之高下而差別焉予同年
友關中曹君德芳稱賢郎署白最本兵者有年今年
春鳳陽守缺銓部奏以君往鳳陽我

太祖龍飛之地國初建為中都蓋在江淮之間郡莫
有望焉者也而君之拜命同朝咸以為稱武選陳君
德英汪君子脩趙君道亨屬子言以贈行予非知為
郡者也即有一得恐亦世俗謂之迂論者爾又奚足
為君言雖然君豈惑於世俗者又安知其不有取焉
而遽已也蓋守之道至簡而不煩至約而不踈者大
端有二曰撫字爾教化爾而凡賦稅獄訟戢盜莪奸

儲蓄學校之政不得而與焉非固畧於彼也撫字動則民安矣民安則盜非所甘賦有所出而水旱疾役之有備矣教化敦則民興善矣民興善則訟爭自息奸猾革面而人才咸有成就矣古之人所以清淨卧治而若無所事者正惟圖其本而末自舉焉爾鳳陽當

太祖起兵時豪傑翊運而興功烈震耀者班班輩出山川扶輿之氣鬱積久而大發於此然沮洳之區皆侵賦入甚約而民不聊生者日衆志乃稱其

風俗醇厚賤商務農信行是先者豈非古所謂養土之民向義而然歟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則君於茲郡民貧之當卹雖難為力而俗嚮之本厚則易以化率亦惟二者留意焉今陛下紹統之初更化善治休息萬民而根本之地關係尤重凡所以培養而振起之者非賢太守事乎君好學博雅志操方正而才足副乎其志子特以循良之行望之若偲偲焉簿書法令以取赫赫之稱者此則世俗所為非予之所望於君也

送古田司訓謝德宣序

永寧謝君德宣以貢至京師兩試內廷皆優等遂授閩之古田司訓予與德宣有連於其行不可無言以贈然予將何言小言之則渠燧不可以貶大言之恐其緩而不切予將要諸理而畧言之嗟乎學術不明於天下久矣論者率謂舉業之冒使然然舉業之與理學果有二乎哉使舉業能精可以發明聖人之蘊而奚有於晦惟其詞不根理至有下筆動千百言而經旨尚未解者徃徃以取科名故上益莫肯究心而俗日趨於苟簡蓋成化天順以前其文渾厚各有意見發之故畔道者鮮比歲以來專事捷徑非獨文之浮也甚者於經有所擬議差擇而聖人之言幾同戲玩如易棄程傳而不誦詩畧變風變雅而弗講禮不習喪服春秋避崩薨近利之計靡所不至於是有為異說者稍稍乘間而起以其私心偏見上訾程朱妄意正傳蓋誣世人以不知而世亦莫有指其失而辨之者豈非舉業大淺學術不明之故耶使彼異說果行則孔門傳授之的入道之門戶吾懼其榛蕪也

矣其可不思所自反而為揀正之策耶德宣秉師道以教人者也然所程督者則在舉業先有言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明經講學即格致之事也故不患妨功苟黜其苟簡徼利之心修其在己以聽其在天又何奪志之足患理既明而志既定則彼為異說者不敢以卑淺視我亦不容以其偏私之見而惑我矣其乍起乍滅豈足為正學患哉此凡為教者所當知也予特因德宣之行而發焉以示問之人士當有信予言為不誣者若其飭躬慎行端嚴師範成就人才之方德宣蓋講之非一日矣尚矣俟於予言